失去的一角

重讀「愁煙」

●喻麗清

「松林細語風吹去，明日尋來盡是詩。」

從前的官紳之家，修竹紅瓦，入城則爲官，下鄉則雲居。得意時帶着姨太太，退休養病時有糟妻。出門受人尊敬，煙管珍玩都有人送。平居有人服侍，孩子有家庭教師，只要妻妾不爭兒子不早夭折，他自己則吟詩作詞過其一生。這是怎麼樣的世界？在這樣的世界中成長的子女又是怎樣的想法？

我們大致可以想得兩種推論：一是反面的，覺得那樣的世界是封建的、腐敗的，應該打倒。一是正面的，覺得那樣的世界也未嘗沒有其可愛的一面。前者多半會是剛硬的、叛逆的悲劇，我們看了太多三十年代這一類的作品了。而後者多半是出自溫柔的善良的心懷—如琦君和她的「烟愁」。

有的人可以在回憶裏記着些慷慨激昂之事，因爲他們年少時有過豪情。有的人又多半記着尖酸與小氣的地方。可是，一般的人—尤其是一位大家閨秀—她的確是在溫室裏長大的，所以她也因此不懂得妒恨，或者應當說，她所受的教育已經使她覺得「她不能以妒恨剝奪他人的快樂，乃是要以溫厚與同情來換取旁人同樣的快樂」（烟愁：鮮牛奶的故事）。

十幾年前，我讀「烟愁」，覺得新鮮。因爲那個時代女孩子們的生活跟我們多麼不同：背古文，習大字，笑不露齒，立不搖裙，不上學校，是請家教——這是小學。中學多半就要離家進城，放假回鄉便儼然是「見過世面」的新女子了。在農場上「晒晒暖」，在喜宴裏「坐坐筵」，讀詩塡詞，父女間的敬，母女間的親，師生間的情，都純摯得好叫人生羨。

十年後，我重讀「烟愁」，覺得感動。不是因爲懷念一個遠去永不再來的農村生活的舊時歲月而生感動，是一種對於作者溫柔敦厚的胸襟、親切誠摯的風格的感動。

她哪裏沒有歷經戰亂？「雲居書屋」裏心愛的書籍都被賣掉、被偷掉、被捐掉。她哪裏沒有嚐過生離死別？「金盒子」裏哥哥弟弟的去世，「酒杯」和「毛衣」裏對父母的傷念。「阿榮伯」和「三劃阿王」都已不再。

然而，「月光餅」、「孩兒經」、「紅花燈」，她筆下都是些美好的事，善良的人，可愛的生活。中國歷來讀書人中的「正人君子」，大都只有男的，沒有女的。可是，「烟愁」的作者，她差不多可以說是給女讀書人也立了一個「正人君子」的典範——無怨無恨、謙沖可親。這種風範，在現在的讀書人裏，不論男女，恐怕是很難一見的了。

「松林細語風吹去，明日尋來盡是詩。」是的，「過去」可以是一樣「如烟似愁」的東西，也許經不起歲月的一吹。然而，謝謝琦君，她給了我們好多可以相尋的詩。

（寫於柏克萊）